



吉姆爷

康拉德著



吉 姆 爷

〔英〕康 拉 德 著

梁遇春 袁家骅译

人 民 文 学 出

一 九 八 三 年 7 月

Joseph Conrad

LORD JIM

The Uniform Edition, J. M. Dent & Son's,
Ltd, London.

吉 姆 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 庆 出 版 社 重 印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1/4字数282,000插页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700

书号10019·1062

定价1.10 元

作者序言

这篇小說剛印書問世时，一般人紛紛議論，說我是跑野馬，帶不住了。有些評論家認為这部作品以短篇故事開場，結果却超过了作者駕馭的能力。还有一二位發見了內在的証据，这倒使他們覺得怪有趣似的。他們指出叙述体受限制的諸点。他們申說，無論要叫誰那样滔滔不絕地盡講，讓旁的人們傾听这么許久，怕是办不到的。这是不大可信的，他們說。

对于这一層，我差不多縈迴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还是不很以為然。我們知道，無論是在熱帶或是在溫帶，人們往往坐到更深半夜，“輪流着講故事”。如今这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何况屢次打断了話头，多少可以讓人松一松勁，养一养神哩；至于听众的耐性，那就不得不承認一个先决条件——这故事确是有趣。这是不可少的初步的假定。倘使我并不相信这确是有趣，我也决不会动笔写了。單就精力能不能撑持这一点說，我們都知道，国会里有些演說辞發表时并不止三个鐘头，倒几乎占了六个鐘头呢；可是这本书里面馬罗講演的那一部分，我敢說到不了三个鐘头就能高声念完了。再呢——虽然我把那些無关紧要的枝叶都絕不容情地刪掉了——我們不妨假定，那一夜总該备些茶点的，不管什么矿泉水来一杯潤潤講演人的嗓子。

可是正經說呢，实际的情形是，我最初的意思不过想把那条

載送香客們參拜聖地的大船編一個短篇故事而已；此外別無奢望。那倒是嫡出的初胎。然而寫了幾頁之後，不知怎麼一來，我覺得不甚滿意，便將寫好的幾頁擱置了一些時候。直到去世不久的威廉·白勒克烏先生又為他的雜誌向我索稿，我才從抽屜里取出那幾頁來。

那時候我才恍悟這條香客船的穿插，用於一個不羈的飄泊故事，倒是很好的開端；而且這也是件緊要的事變，讓一個單純而敏感的人物遇着，更能渲染全部“生存的情趣”，那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但是這一切寫書前的心情和激奮情緒，當時却很模糊，如今過了這麼許多年之後，我也並不覺得比當時清晰。

我擱置在一邊的那寥寥幾頁，在主題的選擇上，不無相當的重要。不過全部都是仔仔細細重新寫過一道的。當我坐下執筆時，我明知這會是一部長書，雖則我並沒預料到這會在白勒克烏先生的雜誌上展拓了十三期的篇幅。

我有幾回被人詢問這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自己的一本書。我是個極端反對偏愛的人，無論在團體生活，或是在私人生活，甚至在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微妙關係上都這樣。照原則上講，我並無所特別寵愛；但是假使有人對於我的《吉姆爺》表示特別好感，我也不至於覺得不快和生氣。我決不會說我“倒有點不明白……”。決不會！可是有過一回，我不禁疑惑而且驚訝了。

我的一個朋友從意大利回來，他曾同那兒的一位婦人談天，她不喜歡這本書。不消說這使我頗引為遺憾，但是使我訝然的是她不喜歡的理​​由。“你知道，”她說，“這完全是變態啊。”

這話給了我一個鐘頭苦思默索的資料。最後我得到這樣的結論：縱使在某種程度上承認這主題本身對於女子們平常的感受性未免有點隔膜，可是這位女子決不能算是意大利人。我詫異她到底是不是歐洲人呢？無論如何，拉丁氣質的人民，見了旁

人深刻地意識着失掉的榮譽，決不會覺得是變態的。這樣的意識也許是錯誤的，也許是正當的，也許不免有矯揉造作之嫌；或者不妨說，我的吉姆並不是十分通俗的典型。但是我對我的讀者們大膽保證：他不是從冷酷而牽強的思考里產生的。他也並不是歐洲北部陰霧迷蒙的天地里的人物。一個晴朗的早晨，在東方海港的平常環境里，我看見他的形體打近邊過去了——懸摯、淒切——深沉、奧妙——如在五里霧中——嚴守着緘默。該如此，便如此了。我盡了我所能有的同情，要替他的意義尋覓適當的字眼。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

約·康 1917年6月

第 一 章

他的身材不到六呎，差一兩吋樣子，他的體格很結實。走路時候，他一直望着你沖來，兩邊肩膀微彎，頭在前，眼睛是從眼皮底下瞥着你，活像一條來勢洶洶的公牛。他的聲音是沉重的，震耳的。他通常帶種頑梗固執的態度，可是絕沒有什麼侵害人的意思；他彷彿是不得不如此，而且對自己似乎也像對別人一樣頑梗。他穿的很干淨，渾身雪白，從鞋子到帽子，你找不出一個污點。他靠替船貨商拉生意過活，在東方許多碼頭上很能獲得人們的好感。

一個水上兜買賣的伙計絕對用不着有什麼特長，可是他必得是個所謂能干的人，而且辦起事來真顯得伶俐。他的工作是一碰到有船快拋錨，就跟其他這類伙計競爭，從船帆、蒸氣、木槳底下趕快跑去，笑嘻嘻地向船主招呼，硬給他一張名片，上面印有船貨商的店名；當船主第一次上岸時候，他就躡地裏一直領他到一家山洞也似的大鋪子，裏面滿是船上吃喝的種種東西；在這鋪子裏面，你能買到船上的一切用品，使你的船可以飄洋過海，可以顯得奪目，從錨纜上的一套鈎鏈到貼船尾雕刻用的一本金針；在這鋪子裏面，一個陌生的船貨商會像親兄弟一般款待船主；在這鋪子裏面，有一間陰涼的客廳，排有安樂椅、酒、雪茄、文具同一本海港規則。他們熱烈的歡迎足夠使航海人三個月海上

生活在心里堆积的鹽水都溶化掉。他們同船主这样开头的关系老是繼續下去，全靠这位兜买卖的伙計天天到船上去拜訪，一直等到这只船离开海港。这个伙計对于船主是誠实得像个好朋友，周到得像个孝順兒子，有約伯那么忍耐，有女人那么專一無私，可是又像个酒友那么嘻嘻哈哈有兴致。末了他把总賬送进去，就完事了。这真是個巧妙的、近乎人情的职业。所以好的水上拉生意的伙計是难得的。这样能干的伙計若使又兼有从小当过水手这个好处，那真值得雇主出很高的工錢，費很大勁去討好。吉姆一向掙很高工錢，人們那样百般迁就他，就是魔鬼遇到了也会感恩。他却毫無良心，有时忽然間不干了，离开了。他所給的理由，他的雇主一看就知道無非是种托詞。他一走开，他們立刻罵他“該死的傻瓜！”这是他們对于他感觉銳敏的心灵唯一的批評。

海边做生意的白种人和海船船主只知道他叫做吉姆。他当然还有个名字，可是他只怕人家說出。他这样把名字隱起来，并不是怕人家認識他，却是怕有一件事情会让人家知道。但是他这个匿名办法有点像篩箕，漏洞極多，那件事情終久又泄漏了出来。那件事情一露出馬脚，他立刻离开当时所待的港口，到另一个海港去謀生，常是望东迁移。他所以不离开海港，一則他是個从大海流配出来的航海人，二則他光是能干，只好做水上拉生意的伙計，不宜于干别种勾当。他总是井然有序地望太陽出来的方向退去，可是那件事情迟早又被發覺了，簡直無法逃避。这样許多年来他陸續出現在孟买、加尔各答、仰光、檳榔嶼、巴塔菲亞；在每个駐足的地方，他只是水上拉生意的伙計吉姆。后来他那銳敏的眼光看出运命对于他是絕不寬容的，他只好永远离开港口同白种人們了，甚至于跑到蛮荒森林里去，揀个馬來人住的林中乡村来埋没他这个可憐的本領。那里居民就在他这个簡單

名字之上添一个头衔，喊他做“土安”吉姆；仿佛我们喊吉姆爷一样。

他来自一个牧师的住宅。许多大商船的船主都来自这些虔敬恬静的家庭。吉姆的父亲对于宇宙神秘了解得这么多，足够训练茅舍居民，使他们有正直的性格，却不至于扰乱深宅大院里面先生们心里的安宁；他们该住好房子，这大概也是出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旨意罢。那个小礼拜堂看去好像是从杂乱绿叶里露出来的生满了藓苔的一塊灰色岩石，站在山岗上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不过四旁的树林也许还记得礼拜堂安基石。底下算是牧师住宅，房屋的红色正面在草地、花床、杉树当中显得鲜艳有生气，后面是一片果园，左边有一个铺石头的院子，是放马用的，还有花房倾斜着的玻璃附着另一面砖墙。这个牧师职属于他家里已经有好几代了，但是吉姆还有四个兄弟，所以他读了一些小孩子看的海洋文学，显露出对于海的兴趣之后，他家里人立刻把他送到“商船船员训练舰”去了。

在那里他学了一些三角，同怎样走上桅机桁。大家都喜欢他。航海术他考了第三名，而且当第一只快艇的划手。他的职务是管前檣楼，头脑既清醒，体质又好，在那里的确很精明强干。他真像个注定在危险当中出色的好汉，俯视底下这一大群安静的屋顶（那是给橙色的潮水分成两大片的），心里很瞧不起。在这高楼上，他可以望见许多工厂烟囱零落地散布于平原远处，笔直站着，衬在靛靛的天空下，个个细得像一根铅笔，还喷出烟雾，好比火山一样。他又能够看见出港的大船，来往不停的宽边渡船，以及脚下浮动的小舟。庄严的海景隐约涌现天边，他心里蕴有对于将来冒险生涯的无穷希望。

一到底下舱面，听见二百来个五方杂处的人们嘈杂的声音，他简直忘却自己了，幻想着自己是在亲身经历许多海洋故事中

所描述的那種冒險生涯。他看見自己從將沉復的船上救出受難的人們，在狂風暴雨里斫斷船上的桅杆，游水穿過擠出一行白綫的巨浪；或者是遇險後漂流着的一個孤零零的人，赤條條，打光腳，踏着露出來了的暗礁，找一些貝類來充飢；或者在熱帶海岸上碰到生番，在白浪如山的海上鎮壓下水手暴動，或者在大海里一只小艇中鼓起失望的人們的勇氣——總之，他可以做个忠于職守的好榜樣，絲毫沒有畏縮，像書里所說的水上英雄那樣。

“發生什么事了。快來。”

他跳起來。許多水手涌上扶梯。他能聽到上面有一大陣奔跑叫喊的聲音。但是一擠出艙口，他就站着呆住了——好像胡塗了。

這是一個冬日的黃昏。暴風自中午後重新刮起，河上交通都停頓了，現在一陣一陣地呼呼吶吶，帶有颶風的力量，轟轟的聲音好似隔海大炮發出的禮炮。急雨斜飛着，一片片打來，時起時停。吉姆間或看到翻斤斗的怒潮里吓人的景物，比如混在一起，在岸旁顛簸的小船，飛霧里呆立不動的房屋，笨拙地對着鐵錨顛扑的寬邊渡船，起落不定、給浪花埋沒了的埠頭。第二陣狂風似乎把這些全吹掉了，到處都濺着浪花。暴風當中的確有一個目的，天翻地復的無情紛亂里夾有一種憤怒的嚴肅，這又好似是專對着他而發的，叫他害怕得不敢出氣。他呆站着，覺得自己給風吹得旋轉了。

人們擠到他身上來了。“快艇上趕快備人呀！”小孩子從他身旁跑過去。一只走內海的小商船駛進來躲風，沖撞了一只拋了錨的雙帆船，這個出險給船上一位教師看見了。一群小孩子爬到欄杆上，圍着吊艇架。“碰船。剛在我們前頭。賽夢茲先生親眼瞧見的。”他們在後面一推，他站不住腳，摔到尾桅上，抓着一根繩子。這條系在碇泊所的練習艦渾身發抖，船頭對着風輕

輕点首，船上几根繩子用低沉的声音，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唱出年青时飄游海上之歌。“下水！”看到快艇坐好了人，迅速地由欄边落下，他就直跑过去，听见一声潑刺。“放手，把軸轆拿开！”他憑欄看去，旁边的河水吐出一綫一綫白沫，好像沸滾了。朦朧光景里快艇隱約可見，正給潮水和狂風的魔力抓住，跟大船并肩上下。艇里傳來一个大声的疾呼，他模糊听到：“你們要救人，就得好好划！你們这班小狗！好好划！”突然間快艇抬起船头，木槳高举，一下子跳过一个浪头，潮水同狂風拘束不住它了。

吉姆觉得有人重重地握他的肩膀。“太迟了，年青人。”船主看見这个小孩子好像要跳出船，赶紧把他一把抓住。吉姆抬头望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自知失败的苦痛神情。船主同情地微笑一下。“希望你下次运气好些。这回教导你此后应该敏捷些。”

快艇回来，博得大声的喝采欢迎。半船都是水，有两个累坏了的人在船底木板上漂着。吉姆现在觉得天風海濤的騷动同威吓只值得藐視，因此更后悔当初不該怕这个紙老虎的威吓。他仿佛一点兒也不怕狂風了，还能够对付更大的危險呢。他真干得出来，并且比誰都强，心里一絲的恐懼也沒有。可是那天晚上他在独自默想，而快艇上划头槳的人——一个臉兒像女子、有一对灰色眼睛的小孩——却做了底下艙面的英雄。愛听新聞的人們都圍着他探問。他說：“我剛剛看見他的头露出，赶紧把鈎篙插到水里去，鈎着他的褲子了。我自己几乎摔了出去，幸亏賽夢茲这个老头兒丢开舵柄，来攔住我的大腿。船差不多要翻了。賽夢茲这个老头兒真不錯。他對我們粗魯些我并不在乎。他抓我大腿时候，老是咒罵我，这是他的办法，等于叫我不要放松鈎篙。賽夢茲这老头兒总是一下子就冒火——对不对？我救的不是短小漂亮的那一个，不，却是有鬍子的那个大汉。我們把他拖上来，他呻吟着：‘呵，我的腿呀！呵，我的腿呀！’眼睛盯着我們。

你們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汉子像个小女子那样晕了过去！你們里面有誰給这鈎篙刺一下就会晕过去嗎？我是不会的。刺进他的大腿这么深。”他拿出鈎篙，这是他故意帶下来卖弄的，大家見了果然很惊奇。“別說傻話，不是他的腿抓着——却是他的褲子，不过血自然流出許多了。”

吉姆認為这是無聊的虛荣心的表現。那陣狂風無非吓一吓人，并無实力，所促成的英雄举动当然难免是虛伪的。这陣海天騷扰使他生气，因为它是这样乘他的不备而来，無端擋住他慷慨冒險的決心。若使不是为了这个，他倒觉得高兴自己沒有参加这次快艇的打救，这回的成就真是不大高明。而且說到增广見識，他觉得他的获益远在真真干打救工作的人們之上。他相信將來有一天当大家都畏縮的时候，只有他知道怎样去对付狂風大海的無謂的威吓。他懂得該怎么样看待这些。其实只要你心里不害怕，这些算不得什么。他自己心里是一絲恐惧念头也沒有的，所以惊心动魄鬧了一場的結果，是他更有把握，想到將来的冒險，觉得自己有了無往而不自得的勇气。

第 二 章

訓練了兩年，他到海上去了。走进了他从前整天夢想着的境界以后，說也奇怪，却碰不到一件冒險事情。他航行好几次，知道海連天里的古怪單調生活。他得忍受人們的指摘，大海的虐待，日常呆板的苦工，为的是混一口面包。这些工作真真的報酬是会給人們一种乐業的精神，这个好处他却沒有到手。不过他不能回家里去了，因为海上生活起先有强烈的引誘力，后来虽然叫人失望，却已經使人們甘心当海上的奴隶了。大海的确具有

这副本領，任何其他生活都赶不上。而且他前途很有望。他态度文雅，能耐劳，肯服从，又十分明白自己的职务；所以过了沒有多久，虽然年紀还很輕，居高升当一只大船的大副。他也沒有經過危險事情的試驗，这些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揭出一个人的价值、銳气同本質，宣布他抵抗的能力同实在的胆量，不但給別人知道，也讓他自己曉得。

这些时候里，只有一次他又瞥見大海生气时所含的严肃意义。这条真理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样常常显露出来。狂風暴浪的危險也有各种程度，只是偶然你会在事实的表面上看見惡毒的用意——那是一种無法描摹的可怕空气，迫使一个人在理智和感情兩方面都相信这些不幸的糾紛、这种海天的剧怒，完全是对他而發的，帶着惡意，帶着無法拘束的大力，帶着脫繮而馳的殘酷，那是要从他身上扯去他一切的希望同恐惧，他的疲劳苦痛同他的慰息願望；那是摔破、毀坏、灭絕他所看过的、曉得的、喜欢的、享受的、厭惡的——总之人生所必需的、再貴重不过的一切东西，比如陽光、記憶、將來；那是用了要他的命这件簡單可怕的事实，来把整个世界从他眼前扫去得無影無踪。

有一星期風浪大極了，他那位蘇格蘭船主后来常說：“汉子！我真不明白这只船怎么能够支持过去了！”这个星期开头，吉姆給一根倒下的桅杆压坏了，一連躺了好些日子，糊里糊塗的，沒有一点希望，心里难过得好像在不安定的深淵底下。他絕不关心他会有怎样結果；心境清醒时，他还把自己的冷淡估計得太过分了。其实，看不見的危險正同人們心里的幻想一样模糊不清。恐惧在他心里漸漸淡化成影子了。他既沒有受到刺激，也就昏沉沉的，懶得去胡思乱想了；胡思乱想才是一切恐惧的源泉，人类的大敌。吉姆什么也沒有看到，只瞧見顛簸着的艙房的紛乱情形。他死板板地直躺在这小块殘破的地方当中，暗自高兴現

在用不着到艙面去做苦工了。不过有时一陣压不住的悲哀把他整个人抓住，使他在氈毯底下喘气扭动，那时他真是絕望了，要他作任何牺牲都行，只要他能够逃脫会帶給他这种痛苦感觉的無謂、苛刻的生活。后来天气又晴朗起来，他也就不想这些了。

他的脚还是跛着。船駛到东方一个碼頭，他不得不进医院去。他复原很慢，船开走了，他还滯留在医院里。

白种人住的病房，除他外只有兩個人：一个是炮艦的會計，从艙口跌下，把脚摔断了；一个是鄰省鐵路包工者之流，得了个莫名其妙的热帶病，他把医生当做蠢貨，自己私下吃便药吃得一場胡塗，那是由他一个塔木尔僕人忠心不倦地常常替他偷送来的。他們互述彼此的生平，打一会兒牌，或者穿着睡衣，整天懶洋洋地躺在安乐椅上打呵欠，一声不响。医院在小山上，从几扇永远大大敞开着的窗子里，吹进一陣陣的和風，帶着天空的柔美、大地的抑郁和水上迷人的气息，到这光溜溜的房間里。和風里面夾着香味，使人們想起永久的休息，給人們一个不断的夢的情調。吉姆天天从园里小叢林、城里的屋頂、岸边生長的棕树叶子上面望过去，一直看到泊船所，那是到东方去的康庄大道，美丽的小島点綴四圍，欢乐的陽光照耀着，那里的船只同玩意兒一样，那里燦爛活潑的气象好似假日的賽会，东方天空永久的恬靜籠罩在上面，东方大海微笑的和平一直鋪到天水交界的地方。

他一能够不靠拐杖走路，就下山到城市去找个回家的机会。那时不凑巧，他只好等候着；等的时候，自然跟海港同行的人們来往。这班人可以分做兩类：極少数的人們，很难遇見的，过着神秘的生活，保存着不失本色的魄力，脾气有些像海盜，眼睛出神得像做夢的人們。他們好像是在一团迷霧也似的計劃、希望、危險、企圖当中过日子，跟文明世界隔絕了，躲到海角天涯去。

他們这种怪誕生活里唯一有成功可能的事情大概只是他們的死罷。大多數是像他这样的人，碰上什么意外的不幸，偶然滯留在那里，后来就老在本地船上当船員了。他們現在怕到本国船上去服务，因为条件既然苛刻，对責任的要求又更严格，而且还有海洋波濤这个危險。他們跟东方海天永久的恬靜已經弄得很和諧了。他們喜欢短距离的航行，船面上舒服的坐椅，一大群本地的水手，同只有他們是白种人这个特色。他們一想到刻苦工作就怕得發抖，宁可过一种朝不保夕的舒服生活，总是將被解职，总是將得到差事，在中国人、阿剌伯人、杂种人底下服务——甚至于肯替魔鬼做事，只要他能够使他們过得很舒服。他們整天不說别的，光談論运气好坏；說某人帶一只走中国海的船——一樁好差事；这个人在日本某处輪船上謀到优缺，那个人在緬甸海軍里混得很不錯。总而言之，从他們一切談話里，他們一切行动、神情、态度里，你都可以瞧見那个弱点，那个腐化的地方，那个打算好安安逸逸过此一生的决心。

吉姆起先觉得这班閑談的人們真不配說是航海的人，簡直还不如影子。但是末了他反喜欢看見这班人，觉得他們的生活很有味，只有这么一点兒的工作同危險，居然过得很滿意。过了相当时候，他前从的藐視完全变做另一回事了；忽然間他抛弃回家这个念头，去就帕特那这条船的大副职。

帕特那是一条本地輪船，同那里的小山一样古，瘦得像獵狗，滿身的锈，通常扔在一边不用的水槽还没有锈得那么厉害。这条船是属于一个中国人的，給一个阿剌伯人租雇了。帶船的是个逃到新南威尔斯去的德国人，他專爱在人面前咒罵他的祖国，但是他实在是依賴俾斯麦胜利的政策，虐待一切他所不怕的人們，拿出一副“铁血主义”的面孔。他还有一个紫色的鼻子同一撇紅色的上唇鬚。这条船外面油漆好，里面塗白后，就靠攏一个

木头碼頭，冒着烟。有八百个拜謁聖地者望里面冲去。

受着信仰同天堂希望的驅使，他們从三个舷門涌上船来，他們的光脚不断地踐踏移動着，沒有一句閑話，沒有半声怨言，也沒有向后面瞧一下。他們离开艙面四圍的欄杆，向前后流散，由張开大口的艙口望下淌去，直到船里面最偏僻的所在，像水流进水池一样，像水填滿罅隙小孔一样，像水默默地平平上升一样。八百个男女帶了信仰同希望，情感同記憶，从天南地北，从东方的極端，聚会在這兒；他們走过森林中的道路，順着河下来，坐馬来人的小船沿着淺灘，乘独木舟渡过許多小島，身經灾难，眼見奇物；給古怪恐惧盤繞着的心兒始終只靠一个希望支持着。他們来自曠野的茅舍，人烟稠密的大院，濱海的乡村。他們一听到一个觀念的呼喚，立刻离开他們的森林，他們的开拓地，他們管理者的保护，他們的富庶或貧穷，他們年青时的环境同他們祖先的墳墓。他們来时滿身是風塵、汗滴、污垢、破布——强壯的人們在前头領帶家族，瘦削的老人一步步向前追赶，沒有还乡的希望了；男孩子大胆的眼睛好奇地到处探望，羞答答的女孩子头髮披散下来；胆小的女人盖着面巾，用髒髒头巾的松散一头裹住正睡着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这些小孩也可以說是这个苛刻信仰之下的不自覺的参拜聖地者。

“你看这群牲口，”德国船主对他新聘的大副說。

这次虔敬旅行的領袖，一个阿剌伯人，最后走上来了。他慢慢上船，穿件白長衫，縛一条大头巾，的确很庄严偉丽，一串僕人跟在他后面，抬他的行李。帕特那立刻开駛，离碼頭了。

这条船朝着兩小島之間駛去，斜斜地走过帆船下錨处，在山影底下兜半个圈，然后駛近吐出白沫的暗礁。站在船尾的那个阿剌伯領袖大声背誦海上旅客的祈禱文。他恳求天帝使这次旅行順利，請他保佑他們的勤勞同他們心內的目的。輪船在黃

昏里拍着海峡的静水前进；这条满载参谒圣地者的船只后面远处有个螺旋梯形的灯塔，那是不信教的人们筑在一个危险的浅滩上的，发出的火光好像在对这条船眨眼，嘲笑这次虔诚的差事。

这条船走出海峡，渡过海湾，继续向前驶去，罗盘上总是一度，一直望着红海前进。上面是燥热的、晴朗无云的天空，阳光艳丽地把整个船包围住，叫人们失掉思想的能力，只觉心里闷得难过，一切生机同魄力全枯萎了。在这含有恶意的灿烂天空之下，蔚蓝色的深海丝毫不动，没有一丝水波，没有一条花纹——是胶住了的、停滞的一片死水。帕特那微微噤了一声，滑过这一大片光溜溜的水面，在天上画出一道黑烟，在海上留下一道白沫，那白沫立即消失，好像一只幻船在死海上画的一道幻影。

太阳一面旋转着，一面好像追赶这班拜谒圣地的人们，每天清晨默默地大放光芒，跟船尾总是离这么远，中午赶上了，把火一般热的光线集中着向这班虔诚的人们射去，落下时溜到前头，跟船首总是保持同样的距离，每晚总是神秘地沉到海里去了。五个白种人住在船的中部，跟这一堆人货隔离开来。白船篷从船头搭到船尾，把舱面全遮住了，只有一些轰轰声，一些愁闷的低声暗示火焰般的海洋上有这么一群人。白天总是这么酷热、静寂、沉闷，一天天消逝于过去里面，好像船走过有个深渊把这些日子吞进去了。一缕黑烟下的孤舟坚决前进，在明晃晃的一大片广漠里，是冒着烟的漆黑一团，好像给天上残酷地扔下的火焰烧焦了似的。

夜的来临有如一声祝福。